

## \* 宋明儒學專輯 \*

# 《稽山承語》

## 解題

水野實、永富青地、三澤三知夫\*校注 張文朝\*\*譯

本書的記述者朱得之，在《明儒學案·南中王門學案一》的學者中有其略傳及學說的介紹。但也僅限於提到他是王守仁（陽明）的及門弟子，字本思，號近齋，江蘇省靖江人，官室江西省新城丞（次官），生卒年則不詳。又說他的學說是近於道家，他有《老子通義》、《莊子通義》等著述，也足以使人窺知這事。由於守仁的〈年譜〉（《王文成公全書》卷32）中看不到他的名字，因此他的從學時期也沒有定論。但是經由本書的研究結果，得以確實證明他是守仁的門人，同時也可以限定出他的從學時期和守仁所言的時期。

書題中的「承語」大概是以得之的立場來說守仁的教言吧！本書的內容也和這很一致，一看就知道是守仁的語錄。又，「稽山」應是指其場地，稽山是守仁故鄉浙江省紹興的名山——會稽山的略稱，如果由其所持的象徵性來看的話，並沒有必要僅指此山，而可以指守仁的故鄉。整體而言，是說得之在守仁的故鄉所聽到的守仁教言。

且說，守仁自從開始積極思維以後，曾有三次回到故鄉，最長的一次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以後的事。這時期最初雖然只是在赴任南京途中暫時返鄉，但接連有其父龍山公和夫人吳氏之死等不幸之事，再加上這期間自己病情的惡化，結果他離開故鄉已是嘉靖六年（1527）九月出征思田之時，也就是所謂的居越時期的六年。因此本書所錄的內容可以說大致是這時期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推測朱得之從

---

\* 水野實為日本防衛大學助教授；永富青地為早稻田大學講師；三澤三知夫為早稻田大學研究生。

\*\* 國家圖書館館員。



學於守仁也大約是在這時期。

再者，這期間的嘉靖三年（1524）門人南大吉修復了稽山書院，守仁的門人由各地來到這裡聚集，守仁也經常舉辦講學，其興盛的情況從〈年譜〉（同上）可以得知。書題中的「稽山」或許應該從與這書院的關係來理解也說不定。如果是那樣的話，本書的內容可再進一步地限定期間，又，得之的從學時期也可更進一步地限定在此一時段吧！

本書中明記時期的有三條，大致可旁證上述的推測。首先在第十條的文末有：

此乙酉十月與宗範、正之、惟中關於侍坐時者〔……〕

所引用的上面這段話一般認為是嘉靖四年（1525）的事。又第三十四條的開始有：

丙戌春莫，師同諸友登香爐峰。

後面所說的一般認為是嘉靖五年春天的事。又第四十一條的前面有：

嘉靖丁亥，得之將告歸，請益〔……〕

推測是嘉靖六年得之離開守仁門下，大概是要回故鄉的事。本書所言大概是這時以前的吧！又因為守仁出征是同年九月的事，所以應該是這個月以前的事。再者，剛剛引用過的第十條後面有：

丁亥七月追念而記之，已屬渺茫，不若當時之釋然〔……〕

綜合以上所引來看，似乎也傳達了在七月時已經回家了的樣子。

以上根據本書的引用大致可以確定得之是由嘉靖四年十月到嘉靖六年的前半從學於守仁，因此也可以確定本書所言也是這個期間。

實際從學期間的上限是否能推溯到比這更先前，不得而知，所錄的期間上限也未定，但總而言之，本書傳達了守仁提倡「致良知說」以後的晚年思想是十分有意義的。

《學案》「明經朱近齋得之」之項的〈語錄〉中收錄了得之所錄守仁之言六條，又同項的〈尤西川紀聞〉中介紹了尤氏所傳得之所說守仁之言六條。〈語錄〉六條所說的都和本書大致一致，但是〈紀聞〉六條所說的並非完全一致。後者姑且不論，就前者的事實而言，或可做為保證本書可信性的資料吧！

本書中守仁所言，有可能因為得之的思想傾向而有所偏向，而且〈紀聞〉中守仁所言，因為是透過尤氏間接的流傳，誤聞的可能性也很大，這些問題都有必要加以注意。但因為都是得之所傳下來守仁之言，非常有價值，所以應該有助於解明守仁的思想，而且作為王學流傳情況的史料，也有再認識的必要。



本書的發掘，是距今二十年以前，在舊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現在的都立中央圖書館）中的河田文庫裏，是與《陽明先生遺言錄》合成一冊的抄本，本書書末有佐藤一齋署名的底頁，由此得知是天保八年（1837）從閩東刻《陽明文集》所收者抄出的。全一卷，四十五條。

本書的刊本（閩東刻《陽明文集》所收）目前日本好像沒有，但是臺灣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譯者案：今改名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則有收藏，雖然希望能夠得到這本書的拷貝而不被許可，真是太遺憾了。除了一齋本之外，現在日本也有抄本的異本，一本是東北大學圖書館的狩野文庫本，一本是廣島大學教授吉田公平的秘藏本。前者前些年得到了拷貝本，後者由北京大學教授陳來在去年公開，兩本並無不同（據北京大學教授陳來所言）。

《遺言錄》得到永富青地（現為早稻田大學講師）、三澤三知夫（早稻田大學研究所）兩君的協助，現在正在進行譯註的工作（《防衛大學校紀要》七〇輯～七四輯）。有鑒於本書的意義不遜於《遺言錄》，所以決定由同樣成員投入譯註的作業。又，本書的體裁決定先以認為是最好的「一齋本」為標準本，翻刻其原文，施以訓讀，在語釋中解說難語，明記出典。又，在「校異」(一)中記載與「狩野文庫本」（「吉田氏本」）的異同，如果有與守仁遺言、遺文同類的東西，則在「校異」(二)中記載其異同。

## 《稽山承語》

虛生子朱得之述

### 小 序

傳於師，習於心，是故書紳之士，已非得意忘言者伍矣，矧茲又出書紳之下乎？惟予衰眊，莫振宗風，追述之，永心喪也。

### 正 文

一

問：「正其不正，以致其良知於事物相接之時，其工夫則有著落矣。事物未相接時，如何用功？」師曰：「只是謹獨。」



## 二

問：「格物以致其良知，謂之學，此知行合之一訓也。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如？」曰：「正言知行不一之弊。」「《中庸》言道之不明不行，亦言知行不一之故乎？」曰：「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三

師曰：「千聖傳心之要，只是一個『微』字。所謂『不覩不聞』也，是所謂道心也。『惟精惟一』，只是存此致此而已。」

## 四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生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心矣。

[校異]（《戒庵老人漫筆》卷七，今《王陽明全集》卷三二所收〈語錄四條〉之二條。）

## 五

《中庸》論「前定」，只是良知不昧而已。

## 六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之意甚嚴，自舉以問。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即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注釋]

○董蘿石 諱董灑，字復宗，號蘿石，浙江省海寧人。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一條）

○好善惡惡之意甚嚴 〈語錄〉無「之意」二字。

○師曰 〈語錄〉作「陽明先生曰」。

○惡字即惡字 〈語錄〉「即」作「原」。

## 七

天地皆仁之澤，天下歸仁，萬物皆備於我也。

## 八

「修道之謂教」以下許多說話，工夫只是「修道以仁」。

## 九

良知無動靜，動靜者，所遇之時也。不論有事無事，專以致吾之良知為念。此學者最要緊處。

## 十

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而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而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也者，以其充塞氤氳而言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而言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而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而言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而言謂之神，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無妄而言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而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而言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而言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隕然，其氣之最麗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



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彙，又精而爲鳥獸魚鱉昆虫之屬，而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于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以此驗之，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莫非親體之實理，不待有所彼此比擬者。古人之言合德合明、如天如神、至善至誠者，皆自下學而言，猶有二也。若其本體，惟吾而已，更何處有天地萬象。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此乙酉十月與宗範、正之、惟中聞於侍坐時者，丁亥七月追念而記之，已屬渺茫，不若當時之釋然，不見師友之形骸，堂宇之限隔也。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二條。）

- 實父問      〈語錄〉作「董實父問」。
- 師曰      〈語錄〉作「陽明先生曰」。
- 萬象皆其形體      〈語錄〉「其」作「是」。
- 以形體而言      〈語錄〉無「而」字。
- 以顯晦而言      同上。
- 所謂心即理也者      〈語錄〉無「也」字。
- 以其充塞氤氳而言謂之氣      〈語錄〉無「而言」二字。以下至「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而言謂之易」句，亦無「而言」二字。
- 其氣之最麤者歟      〈語錄〉「麤」作「粗」。
- 草木花彙      〈語錄〉「彙」作「藹」。
- 昆虫      〈語錄〉「虫」作「蟲」。
- 惟在于吾心      〈語錄〉「于」作「於」。
- 能作能知者也      〈語錄〉無「者也」二字。
- 然而無聲無臭      〈語錄〉「然而」作「然本」。
- 以此驗之～更何處有天地萬象      〈語錄〉無此七十二字。
- 此乙酉十月與宗範～堂宇之限隔也      〈語錄〉無此五十一字。



## 十一

「誠者天之道」，言實理之本體。「思誠者，人之道」，聖賢皆謂之思誠，惟有工夫則人道也。

## 十二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校異〕（與《戒庵老人漫筆》卷七〔今《王陽明全集》卷三二所收，〈語錄四條〉之三條〕一致。）

## 十三

問：「志道、據德、依仁、遊藝。」曰：「藝即義也。即事曰藝，即心曰義。即孔子自序志學之旨也。」

## 十四

「擇不處仁」，非擇里也。

〔注釋〕

- 擇不處仁 《論語·里仁》朱子注：「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 十五

以約失之者鮮，凡事豫則立也。



## 十六

一友自負無私意。適其從兄責僕人於私寓，自悔深切，入以告於師，且請教。此友在傍微哂。師顧曰：「此非汝之私意乎？見兄之有過，幸己之無敗露，私意重矣。」此友方知私意是如此。

## 十七

心之良知謂之聖。

〔注釋〕

○心之良知，謂之聖 《孔叢子·記問》作「心之精神，是謂聖」。

## 十八

良知無有不獨，獨知無有不良。

## 十九

問：「乾坤二象。」曰：「本體要虛，工夫要實。」

〔校異〕（《遺言錄》上卷四十條。）

○問乾坤二象曰 《遺言錄》無此六字。

## 二十

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是本體。又曰：「做得工夫，方見本體。」又曰：「做工夫的，便是本體。」

〔校異〕（《傳習錄欄外書》卷下四十一條注引閩東本《傳習錄》。）

- 合著本體 「閩東本」此前有「先生曰」三字作「合著本體的」。
- 方是工夫 「閩東本」作「是功夫」。



- 做得工夫 「閩東本」作「做得功夫的」。
- 方是本體 「閩東本」「是」作「識」。
- 又曰〔……〕便是本體 「閩東本」無此二十字。

二一

師設燕以投壺樂賓，諸友請教。曰：「今此投壺，俱要位天地、育萬物。」衆皆默然。投畢賓退。實夫不悟，以問正之。正之曰：「難言也。」曰：「此會何人得位育意。」正之曰：「惟弘綱三矢，自此而出。」明旦衆入謝燕，實夫起問。師曰：「昨日投壺，惟正之三矢得此意。」實夫凜然。

二二

天理、人欲甚精微。自家工夫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過。

二三

一日師曰：「四方英賢來此相依，共明此學，豈非此生至樂！然某見一人來，心生一喜又添一憂。喜在吾道之遠及，憂其人或言之未瑩以啓人之疑，行之未篤以來人之謗。疑謗一興，阻喪向善之誠者多矣。諸君宜相體以求自立也。」

二四

問：「喜怒哀樂。」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三條。）

- 師 〈語錄〉作「陽明先生」。



## 二五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四條。）

- 師 〈語錄〉作「陽明先生」。
- 無善無惡者心也〔……〕爲善爲惡者格物也 〈語錄〉作「無善無惡者格物也」。

## 二六

或問：「三教同異。」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注釋]

- 廳事之喻，又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四〈年譜三〉，「嘉靖二年」條。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七條。）

- 師 〈語錄〉作「陽明先生」。
- 道大無外 〈語錄〉作「道大無名」。
- 三教之分亦只似此 〈語錄〉「似」作「如」。

## 二七



童克剛問：「《傳習錄》中以精金喻聖，極爲明切。惟謂孔子分兩不同萬鎰之疑，雖曾有軀殼起念之說，終是不能釋然。」師不言。克剛請之不已。師曰：「看《易經》便知道了。」克剛必請明言。師乃嘆曰：「蚤知如此起疑生辨，當時便多說這一千也得。今不自煅煉金之程色，只是問他人金之輕重，奈何？」克剛曰：「堅若蚤得聞教，必求自見。今老而幸遊夫子之門，有疑不決，懷疑而死，終是一憾。」師乃曰：「伏羲作易，神農、黃帝、堯、舜用易。至於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於居東，二聖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間矣。孔子則又不同，其壯年之志只是東周，故夢亦周公。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許自志，亦止二聖人而已。況孔子玩易，韋編乃至三絕，然後嘆易道之精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堯、舜，則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乃其所至之位。」

## 〔注釋〕

- 童克剛 名世堅，連城人。陽明弟子。（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傳習錄》中以精金喻聖 《傳習錄》上卷一百條：「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
- 惟謂孔子分兩不同萬鎰之疑，雖曾有軀殼起念之說，終是不能釋然 《傳習錄》上卷一百八條：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

## 二八

一友問：「某只是於事不能了。」師曰：「以不了了之，良知。」又曰：「所謂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今汝所謂了事，蓋以前程事爲念，雖云了身上事，其實有居室產業之思在，此是欲了家事也。」



若是單單只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於了心事者果然難得，若知了心事，則身家之事一齊都了。若只在家事、身事上著腳，世事何曾得有了時。」

## 二九

或問客氣。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校異〕（《明儒學案》卷二五〈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語錄〉五條。《王陽明全集》卷三二〈語錄四條〉之一，錄自《戒庵老人漫筆》卷七。）

○師 「語錄」作「陽明先生」。

## 三十

人之材力自是不同。有能洪大者，有能精詳者。精詳者終不能洪大，如史稱漢高帝雄才大略。大可以該小，略可以該詳可也，謂能提綱挈領也。不然，迂疎而已，反不如精詳者，雖小，自有實用。

## 三一

一友初作尹，問曰：「爲尹之道不可輕聽人言，不能不聽人言。逆詐億不信，既非君子之道，如舜之好問好察，何以知人之不我欺也？」師曰：「只要自家主意明白。主意堅定，在我一以愛民爲心，誠然如保赤子。凡以愛民之言欺我，我即用之，欺我者乃助我者也。凡以殃民之言欺我，與我主意不合，必不肯聽。又何患聽言之難也？」

## 三二

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是學，板築魚鹽莫非作聖之地。且如歌詩一事，一歌



之間直到聖人地位。若不解良知上用功，縱歌得盡如法度，亦只是歌工之悅人耳。若是良知在此歌，真是瞬息之間邪穢蕩滌，渣滓消融，直與太虛同體。方是自謙之學。

### 三三

歌詩之法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歌永言，聲依永而已。其節奏抑揚，自然與四時之敘相合。

### 三四

丙戌春莫，師同諸友登香爐峯，各盡足力所至，惟師與董蘿石、王正之、王惟中數人至頂。時師命諸友歌詩，衆皆喘息不定。蘿石僅歌一句，惟中歌一章，師復自歌婉如平時。蘿石問故。師曰：「我登山不論幾許高，只登一步。諸君何如？」惟中曰：「弟子輩足到山麓時，意已在山頂上了。」師曰：「病是如此。」

#### 〔注釋〕

- 香爐峯 江西省九江縣西南廬山峰之北峰。
- 王正之 未詳。或黃正之之誤。黃正之請參照十條。
- 王惟中 未詳。

### 三五

客有論慮患不可不遠者。師曰：「見在福享用不盡，只管經營未來，終身人役而已。」

### 三六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師曰：「有意無意耳。」又曰：「犯而不校，非是不與人校長短。且如大明律不曾有罪，懸法設科，



人自犯之，乃犯也。設使彼有九分九釐罪過，我有一釐不是，均是犯法，非彼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

### 三七

甘于盤問：「學終日只依良知而行，不覺常有出入之病。」曰：「只是不懇切。」又曰：「且如于盤登此樓，初登時只是一樓；既登，見其欵制；坐定，見其精粗，又見有何物在中；少頃又見物之精粗；尚有未見未知者。至於外人聞說此樓，欲見者但望之而已，何由知其中之委曲？此猶致良知之學也。雖云淺深有得，亦豈便能盡良知之蘊？須是盤桓精察，日久日見，日得其樂，至於左右逢原，方是良知用事。」

### 三八

問：「舉業有妨於為學，何如？」曰：「梳頭、喫飯亦妨於為學否？即此是學。舉業只是日用間一事，人生一藝而已。若自能覺，破得失、外慕之毒，不徒悅人，而務自謙，亦游藝適情之一端也。」

### 三九

問：「舉業必守宋儒之說，今既得聖賢本意而勘破其功利之私，況文義又不可通，則作文之時，一從正意，乃為不欺也。今乃見如此而文如彼，何如？」曰：「論作聖真機，固今所見為近。然宋儒之訓乃皇朝之所表章，臣子自不敢悖。且如孔、顏論為邦，行夏時、乘殷輅，豈即行其言乎？故師友講論者，理也；應舉之業，制也。德位不備，不敢作禮樂，吾從周，無意必也。惟體古訓以自脩可也。」

### 四十



嘉靖丁亥，得之將告歸，請益。師曰：「四方學者來此相從，無所畀益也，特與指點良知而已。良知者，是非之心，吾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終身由之不而知者衆耳。各人須是信得及，儘著自己力量，真切用功，日當有見。六經四子亦惟指點此而已。近來學者與人論學，不肯虛心易氣，商量箇是當否，只是求伸其說，不知此已失卻爲學之本，雖論何益？又或在此聽些說話，不去實切體驗，以求自得，只管逢人便講，及講時又多參以己見，影響比擬，輕議先儒得失。若此者，正是立志未真，工夫未精，不自覺其粗心浮氣之發，使聽者虛謙問學之意反爲蔽塞，所謂輕自大而反失之者也。往時有幾個朴實頭的，到能反己自脩，及人問時，不肯多說，只說『我聞得學問頭腦只是致良知』，不論食息語默，有事無事，此心常自炯然不昧，不令一毫私欲干涉，便是必有事焉，便是慎獨，便是集義，便是致中和。又有一等淵默躬行，不言而信，與人並立而人自化。此方是善學者，方是爲己之學。」

#### 四一

問：「責善朋友之道，意何如？」師曰：「相觀而善，乃處友之道。相下則受益，相上則損。纔責善，便忘己而逐人，便有我勝於彼之意。孟子此言爲章子子父責善，不善用其好善之心，故云然。蓋謂責善在朋友中猶可用，若父子、兄弟之間絕不可用，非謂朋友專以責善爲道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朋友數，斯疏矣。』『然則朋友中有過而不覺不改，奈何？』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 四二

一日師曰：「長途飯肆，望見行旅，便出道中，要留欲飯之，其饑者則樂從，飽者則惡其留。雖多憎口，留客之意終是不厭不息，是有所利也。某今所爲實似之，見有過者強留之強飯之，我之取於諸友者多矣。既業飯肆，亦自不能已於強客也。」



### 四三

孔子歿，門人以有若似夫子，請以所事夫子事之。曾子雖不可，某竊有取於其事。未論有若之德何如，但事有宗盟，則朋友得以相聚相磨，而當年同志之風不息，庶乎學有日新之幾，亦無各是其是之弊。

### 四四

諸君聞吾之言，未能領悟者，只作亂說，不必苦求通曉，苦求記憶。且只切己用功，見善即遷，知過即改，常令此心虛明不滯，後日當有不待思索，自然契合，自然記憶者。

### 四六

或問：「裴公休序《圓覺經》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何如？」曰：「我替他改一句：『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羅漢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如來也。』」

